

道德真經解卷中

無名氏解 第六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學將以窮理之不窮无以盡性无以盡

性則荒惑憂樂不召而來矣今以云絕學

者學已至于窮理其性得矣性之得也樂

莫大焉此所以无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處道之真无分子偽得性之善无别于惡

真有所失則偽從而生焉善有所遷惡從

而出焉則真偽之相去善惡之相離固不

遠矣在能道者以覺之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退而居密隱而守靜優游從容以樂

于天真冲和廉正以掌其天宰明而燭物

而不與在種種分別高而越世而不與事事

爭鋒斯乃處一己之道而不同物也及常

以同俗和不異衆言與物交跡同民患而

吉凶之變有所不免此人之所畏所以不

可不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見道而不識由道而不知六情蔽于靈淵

五賊亂于真宰此乃衆人耳彼衆人不知

性之失也逐情而喜耽物而樂熙熙以從

己之欲毫毫而隨時之態則自以為樂如

享太牢與登春臺者享太牢以為美登春

臺以為榮二者之樂曾可以衆人能之惟

至樂者可以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道之散因于純變而為雜性之失因于和

適而為駁吐華于外而實必中損運真于

物而精必中耗或機巧與于大偽奸詐出

于多途則吾道彼不得也我則異此舍和

而智慮不萌守一而真純不散忘善惡以

塞其情攻愛惡而无其意如物象未兆之

先若嬰兒未孩之始此非全性體道孰能

若此惟其全性也常以自缺惟其體道也

常以自的自缺以為天下之全自弱以為

天下之強此所以常與俗人異矣故彼之

昭昭者我則若昏彼之察察我則悶悶也

澹兮其若海廣兮似无所止

虛靜以處已淵深而待物此乃道之體也

故澹以若海普以濟天下博而散萬物此

乃道之用也故處以无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道也彼物也物非道則不生道无物則

為常我且居道之常而物如何哉以此明

物為我用我非物役故也乃衆人皆有以

也我獨頑且鄙者不能入不能取之理歎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以言其先則為象之未兆以言其尊則為

帝之未出天地為大以道為始萬物為多

以道為母母者有生養之道我今居以久

視不欲生乎達于修真不欲養乎既生且

養捨道何以故貴食母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不可學由性而率則率性者固得其道

也道得于我則我之所養者為其所施者為德而德於是得于道在我之後而人可
以修之也然而道則為無德則為有德至
而入于道道優而散于德則道德之相從
未嘗可相離也而經以孔德之容惟道是
從其理若此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
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
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至寂則靜不可以聽道之至无則虛
不可以觀欲前而迎焉无首之可向欲後
而隨焉无尾之可趨此大道之體以居其
常也方將離體而涉于用不可為无而无
其名不可為无而无其狀此无中有有而
象物所以出于恍惚之間也此其體也乃
謂真无此之用也乃謂真有有象斯有物
有形斯有性有象物之後而云有精者其
真有生也有生非所以生乃入造化之域
居陰陽之境真性得以感則不化而化正

絜得以運則不生而生此之為生其理幽
矣非顯然而著象昭然而成形乃真于甚
真信于其信而常以窈冥為用非達道之
士至人之識莫足議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

道散于天下得之微者為精得之寡者為
粗則天下人物於道不能无遠久高下哉
聖人乃得道之具受性之全至于應天下
之不一成一己之无窮莫不有措哉亦非
以他致之因其理而已且天下之性不能
俱直以執我之直而正彼之曲則直不能
无損天下之物不能俱美以恃我之盈而
不容于衆則盈不能无虧物物相代固有
其敝若以自新則敝有時而至事事相雜
固有其惑若以徧覽則惑有時而起聖人
知其此也順物之理而曲則直矣早已之
性而窪則盈矣日新其德而常以自敬守
之以約而不以自惑而後內而處道通无

不全外而居政政无不治以己之微而待
天下之衆以身之通而歸四海之遠自非
虛以處已寬以待人易以如此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一者道之初天地之始陰陽未判之前則
吾真无偽萬物未生之先則吾性无分彼
我不能以兩道人物不能以互別斯乃至
純之化全粹之道推而天下豈可不為法
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天下之明明于見人不明于見己明莫大
焉非明不足以見己不敢見爾天下之智
知于是人不知于是己智莫大焉非智不
足以是己不敢是爾以至于功加天下而
无不被其澤能出萬民而莫可及其大自
非聖人其明豈不自見而不能曲以全矣
其智豈不自是而不能枉以直矣伐其功
而盈至于滿假則窪何有也矜其能而新

至于光榮則敵何有也如此乃衆人爾聖人反此故又繼之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有形者可以理推有言者可以物使或事因于人為而後成或化因于時作而後起此皆非所以為自然也惟不可為而為不可召而至視之以神而後見聽之以炁而後聞无无以受則化自无未有有以生則變從有出如是則夫何為哉體于自然而已此所以莫可為而為莫之化而化非希而何哉而美微非不能此而獨言希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莫大乎風所以潤澤萬物者莫大乎雨風雨者乃天之所資物之所賴而陰陽風會而後有也陰陽之真情正而不悖和而不乖乃不愆期而至其來也謂其正也常又莫有飄驟之異哉

惟其過也或以飄風或以驟雨此陰陽之不常者曷以終朝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實于自然寂于无物不以名器求不以形象取而常在于玄玄之化窈窕之中者不道而道不德而德惟其離无以執有捨一而趨二求道之名以為得道求德之華以為得德如是得之反以為失矣欲得道而不同德德而无失莫非處无无之真界妙妙之玄鄉舉止而不離希矣

致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致者不立跨者不行

人必有性物必有分性之偏无以全其道分之過无以求其有是故道自性出性由道入欲身歸无名化體自然必待乎性之冲靜而後可也如欲立者不致欲行者不跨反以跨而立跨而行必知其不能也形之不完尚難于行立况性之不完而可立

道乎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無象陰陽隱于一色之內造化藏於不測之際則清濁我以未判天地我以未分而何以謂之有物哉及天地生而萬物出吾道乃散殊于天下以濟其用今以謂有物混成者則老氏欲收天下之散而復歸于一以一之萬而終始无窮往來不墮而萬世无弊哉故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獨立而不改道所以混而在上以反本周行而不殆道所以混而在下以通變則混成之理於斯二者見之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昔一炁充盈于四極而莫知其邊一炁寥廓于六虛而莫知其窮寥乎上而不知其天徧于下而不知其地此之果如何哉聖

人分天地之後生萬物之初而與之字曰道強名曰大則大道之名聖人所以強之也非以體而立歟惟其大也故能涉天下之用无所不往窮四海之物无所不至无所不往所以曰逝无所不至所以曰遠道至于遠則惡以散殊而遠本故反以復初而使終而有始以周行焉此所以遠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有至尊而道為最萬物有成理而道為真焉則道也者廓宇宙以至極居三才之至上其大不可以侔為自一而為二兩儀故位在上者以高明而至遠處下者以深厚而无疆則覆載之功孰可禦也其大乃得道之一矣二儀既設成位于中以至尊而統萬有以至公而平大道盡人之倫處王之道亦豈為小哉此王所以亦大也詳而論之得道之大者天得天之大地者地得地之大者王故下繼之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而道則無所法乃出于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固則重重則敦本以寧則靜靜則復性及其紘紘天下之理而變由是生紛紛萬物之情而機由是出變生則萬態俱來而重者以輕機出則情偽交至而靜者以躁浮虛僥得之惠有時而作吉凶悔吝之兆无所不至昔日之重以去其本當時之靜以亂其性如是非以為善也君子知重為輕根故行不離輜重知靜為躁君故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君子輕重躁靜之理亦以敦本而復性矣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勢為至尊其位為至高其重固不可以過也若以天下對之以天下為報以一身為重然以萬乘

之尊而身對天下當以天下為輕矣

善行無轍迹 善行章第二十七

以車通諸夏以步陟諸塗其行雖至作所以為善也聖人體神于至幽藏妙于不測一靜焉與道同居一動焉與道同出至于有行豈有轍迹之可觀乃无而已有轍則運之有滯有迹則通之有塞聖人之行无滯而常運无塞而常通雖至萬世夫何弊哉專于道故矣

善言无瑕譎

聖人以道處己以道濟物當處己之時寂與神交冥與意會熙熙于妙化之中默然于玄造之內又何以言為尚也及出而濟物涉于事為動于心聲示一言以天下為法宣一教以萬世為則破庶民之昏昏曉天下之瞶瞶則言有于不得已也然而言也不以多為繁不以少為弊多必盡理滿天下不以為非少必守法不及尺編亦以為當此之為言豈非善歟定无瑕譎之咎

矣反以不善之言出而招辜動而有悔妄則生疵巧而傷仁非止于无瑕謫也亦以為害爾

善計不用籌算

窮域中之變其變无窮盡天下之數其數无盡竭智必至于疲盡力乃至于耗雖欲計之不可算矣聖人不然執一以御萬變計身以為萬物一外无數數至我則以一總之身外无物物來我則以身應之如此則萬變歸于一萬物體于身天下之數不下堂而知矣又矣以善算為哉自非善計必不能矣

善閉无關鍵而不可開

出而應世以適為用引天下之未能納天下之未至則富顯然垂論明然立言開吾之路使人坦然以登開吾之門俾人趨然以入及退藏于密言不與事交身不與物接寂然以居則神不能見其迹冥然以守則人莫以知其處塞于无路閉于无門絕于外而固其内出于物而入于道無引也

未能者無以待無納也未至者無以及雖非關鍵其門莫可開而入矣此所謂善閉也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眾人之信有時而失當以約之聖人之信乃為大矣以己信結天下之信將示于來世垂于不朽而使萬姓以一言為據何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聖人體道道無人物同欲其生共惡其死苟或棄之則人物何所資也是以聖人常善于救人與救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人離其性則善不善之分矣以善救不善所以為師因不善而顯善所以為資若以道而言之師非貴也資非愛也貴師則有我愛資則有人人我之兩存則分別之心起於道為患焉又非善也惟其以智為迷

是謂要妙何以智有知則識見於外慮藏于中折有物以為其辨則真情亦有時而蔽矣反以如迷萌于无知外不顯于有象内可覺于無物乃道之妙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牝為天下牝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以陽為雄以陰為雌陽則注動陰則注靜則知其雄乃為動雌乃為靜也至人以虛處己以寬待人不恃有以為先常處卑而自下資納于物不以為盈洞達乎心不以為我體自然之化而不雜于固有歸至純之質而不雜于天真如此莫不守雌以安靜為裕而盡性至于常德不離其如嬰兒嬰兒者以取含真而不吐于外守一而不散于雜設若知雄好動而不守之以雌變性于實而不致之以虛又焉得為嬰兒乎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白乃未受於五色則所染由時斯色之始

也至人慎之以守其黑黑者色成而不可變也然不可變于方則為北于時則為冬方至于北則東南自此而起時至于冬則春夏從此而發以此見始起于此終成于此其勢無窮變而大通者也故至人以守之惟其守此則物化之而成事窮之而變萬民規之以為式天下體之而為法其德乃至于無極矣自非守黑曷以臻此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道常惡乎顯以光明性常致于污而卑賤道顯而光則慮不能退藏于密性污而賤則防修廢以為患如是則浩以自屈虛以應人知榮為害道之根我則去之知辱為成性之本我則守之應彼之來而不費吾之有供彼之去而不竭吾之無裕以有餘優以常足則純而常歸于大樸矣此之成性神而明焉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復于樸之時也形而

下者謂之器乃樸散為器之時也

故大制不割

道制於自然豈有宰割之用手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昔帝王之於天下優游閑暇以處于巖廊之中淵默寂靜而安于衽席之上以道治人而衆莫知其有為以神設化而人莫觀其有作此所謂無為之世非有以取之也若以為之而後成作之而後就令然後從不從者戮之功然後賞無功者罰之不庭者必待乎討之而後來不化者必待乎誅之而後向如是非可以樂為也當不得已而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以天下為有則萬弊日出千變叢生物與為之敵事與為之患則焦心勞思日以求治不可得也惟其以己忘天下內以无我外以無物無我則風化行于不可見無物

則道表示于莫能知禮樂治民之術我將以修身法度為政之具我用以飭己萬態爭出我有以不求事物交來我有以不攬此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之理也至于有為則敗之有執則失之凡與物競故也物有行隨之不齊行之在前而隨必至于後物有虛吹之不一虛之欲溫而吹之者已至若強贏之相續載隳之相代此有有而必來者也力與之較智與之謀明與之辨聰與之察雖聖亦以為耗焉吾何容心哉常無無以待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有其分事有其常越分為甚甚而無損損莫大焉過常為奢奢而無約困莫大焉泰則出乎二者斯非有以補于聖人是以去之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道有體道有用居體之時察然而不應務澹然而不隨世乃以道自處而樂哉及道

之用涉于事為出而應務則在德為德在
 政為政在教為教在化為化以至修明法
 度作新典章皆以道佐人主之事惟其佐
 主以道則服人以德教民以義彼不庭也
 反以吾仁彼不化也復以吾政又莫以兵
 強天下哉如是歸之者如水投源來之者
 若子慕父寧有不還之谷故繼之曰其事
 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古之聖人所以用兵者將以輔德而已非
 以樂為也出于不得已而後用故黃帝有
 蚩尤之戰文王有獫狁之討凡以非好于
 用兵而專求勝于人也要以成其治矣若
 矜其權戰之能伐以誇戰之力驕以待戰
 之功必見其好勝于用兵而將以為暴也
 非果而勿強之理果乃求于成治勿強不
 以求勝斯蓋知師之所處而地然所傷大
 軍之後天失其和故有凶年天地猶以有

傷用兵者寧無損乎斯聖人之一戒耳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雄守雌知雄之為動而吉凶生焉故守
 靜以常安知白守黑以黑為北而終以反
 始則無極焉斯二者乃道之動靜終始而
 言也若以未判之前真不為物雜化不為
 情遷不以威衰于吾之宰不以壯老奪吾
 之功萬世不弊永永無窮何以此為累也
 且物壯則老乃非道爾既為非道宜其早
 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
 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
 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言事尚左凶事尚右
 倘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
 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
 禮處之

殺烈傷和戰心無德師克其萬損我之千

況不克而無害乎此宜以為不祥之器也
 是以有道者不處有道者以抱一于上以
 安民于中抱一以無為為守則率吾之性
 爾故優于游乎而常與道為同焉安民以
 制作為用則演吾之法爾故因焉草焉而
 常與道為幾矣二者以用兵為不祥非樂
 乎此也苟或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惓為上
 何難吾之威以怯彼之勇行吾之兵以遏
 彼之亂無示于殺人有功于成道利一源
 以歸真慎三反而圖勝如此非敢以為美
 也苟或美之是樂殺人寧以為有道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真而未散素而未華純無偽以雜其潔固
 無變以挫其完此所謂樸也道之樸常至
 于無名道之樸常歸于無象無名也以一
 言而可得無象也以一念而可求此其所
 以為小若出而應天下之變散而充萬象
 之用有性者以性得有形者以形化天也

自此而始萬物由此而母靡然居象帝之先介然在最靈之上如是孰可以臣之若王侯守此萬物將自賓矣域中四大而道與王各居一焉王若能將此樸以御群有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善不勸而遷惡不罰而去以至有目者延頸以求觀有足者跛望而求赴則被其化者以無外承其德者以有歸小大雲集邇遐影從豈不為自賓也於道言真能臣此所謂最上也於萬物言自賓此所謂最尊也最上最尊道固不可以形器求也故曰樸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應求而來應捨而去豈非小歟此小非直小也小而大矣故天下莫能臣萬物將自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大道藏于陰陽陰陽隱于大道天地者得道之陰陽故陽降於下陰升於上其炁相合以成甘露且道之初剖而生其一於五行爲水在人爲命而天地於是有生成之理焉生之者必以成之是以甘露者其化

以炁炁之以化則形未有不生者自非陰陽之和以遂其宜莫足語之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在物外其樸無名樸散物內以爲形器而名由是生焉有名則有實有實則有數有數則有新故之相代成壞之相續乃離其樸矣若不知止務名以遍求觀形而博立役精神而無厭足之心竭思勞慮而處憂患之累豈不爲殆也知止則不殆矣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人之初生同得于道共有其性日誘月化時將遷矣既以道集性則民之歸也乃復其本矣有不從之患是由川谷之於江海不待其招而來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天下之事業然而難別苟非以知之則偽者以真天下之物混然而難辨苟非以知之則似者以是至于折萬情而歸正察千

變而合宜愚者不敢僭以爲賢賢者不見

遺而有素自非知人何能如此此乃謂之智歟智以知人之是非或不足以見身之善惡或不足以察將有爲也不可就而就將有行也不可去而去如是雖智未以爲明也如明則見己之是非不昧非以爲是察己之善惡不怙惡以爲善發一言必當于人情措一事必合于衆意內無曲從以求爲阿外無黨舉以求爲說此乃自知者也又甚于知人所以謂之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孟賁之與嬰兒兕虎之與蜂蟻此其爲勝何足較哉出于有力而已是故以大欺小以衆暴寡非足以爲奇也若克己之私違己之欲利足以自敵官足以自討此乃勝己者也自起于勝人故曰強

知足者富

性離于分則所貪無厭道充于己則所求乃足是以至人不拘乎利欲之名同耽乎浮華之境外物不能誘吾之真心虛名不

能動吾之高意真以自養道以自充而常足于其內此之為富乃為大矣

強行者有志

騏驥一躍驚馬十駕使騏驥之至千里不以為有志惟驚馬強力而進勉步而前行

而不已而能至者可謂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真不以外奪性不以情移乃得其所矣得其所則樂其固有安于自然此所以火

死而不亡者壽

有死者必有生有生者必有死自離道而至於民物未嘗有免乎二者也惟內以存乎真靈中以保乎真性不著于物而物固無以遷之不散于外而外固無以誘之如此形骸雖腐而我真全于寂寂名望既在而我性存于杳杳迹雖不見而神常以視口雖不言而然常以語此乃死而不亡者也其壽為大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周旋動靜無所不居汎應曲當無所不行取之左而右不以為妨取之右而左不以為偏小不以為道大不以為懼虛不以為欠盈不以為滿凡此乃所謂大道也豈非汎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交被萬物而不為主

吾道混然未判之前以無無在上純純而樸孰為天地孰為萬物莫得以知之及二儀剖判陰陽兩分變通布于四時生長成于萬物則吾道散焉然而昔不以為無今不以為有向不以為大即不以為小是以萬物生之我則不辭其生無窮功成于衆我則不居其功無已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華實向背歛藏聚散未有不由乎此也豈非主乎不以為主者蓋隱藏纖芥不以為無澹足萬化不以為有故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知主可名於大道之為道左右前後出入之不能似以為

實供被廣宇取之無盡似以為虛實也非有意于小虛也非有意于大小大之名非可以拘以取能小能大故可言之道無欲也至人以欲慮不萌一念而得故名曰小道無方也充塞無外物莫能離故名曰大小止于無欲有欲則應萬物而無窮非以為小大止于不知主知主與物相對而至子有方非以為大惟其無欲與不知主乃可名道之小大耳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入與道同居出與道同行其妙也與道同方其虛也與道同體如此則聖人與道豈有二也故能成其大而不自大乃為大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聖人在下以道自處動容周旋無非道也聖人在上出而應帝王之務顯而為君師之職身臨四海俾遐邇以向風日覽萬機

使群黎而作德豈非執大道以御世也今以謂大象者方將用道以治人吾無所執則政教之具有時而虧法度之柄有時而奪天下之民無以賴之而往惟執此大象則具有所操柄有所持凡以治民之事皆我所秉耳天下何不往也言象則貴有所執故不言大道而言大象

往而不害

以道御天下必有德以為政以仁為化知厚賦以傷人之財我則薄稅以裕之知重役以疲人之力我則輕徭以寬之賞將勸善我則重之以賜罰將去惡我亦省之而恤如此則往者又何有害也不惟民庶至于草木各遂其生鳥獸各獲其養蓋而昆蟲微而魚鱉皆得其所矣此其不害又何

害焉

安平泰

安對危平對側泰對否三者為言皆致治之意自非聖人之世往而不害易以共格于此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人情可以留欲可以治鄭衛之音以悅其情而聽之必美有奇珍之味以甘其口而食之必嘉荀或遇之未有不留者哉可

蓋情欲寓于其間故也此樂與餌過客所以止也而道至淡也以其無味至寂也以其不可見不可聞此人乃知之者寡焉至人非此得真味以忘其餌以餌為其假聽希音以忘其樂以樂為其邪是以寥寥乎物上千百載而不為物之所蔽也無他哉屏情塞欲以見其性故能如此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天地有常理陰陽有正情寒暑往來之相推萬物盛衰之相續以至終而復始窮而反變此乃固然之理而可知者也是以歛張強弱之相伏廢興與奪之相代則歛者

在前張乃隨後而至弱者繞行強乃應迹而末廢盡則興奪極則與而皆必來矣而世俗之所共也聖人處道出天地之常權陰陽之正洞達玄情垂手不測疾徐示于莫可知遲速生于不可見欲以迎之而前

注六

二十

忽然在後思以隨之而後忽然在前去焉而反就生焉而復來鬼神莫以窺其迹陰陽無以籠其妙則聖人之道固以盡其變矣此歛之而張弱之而強廢之而興奪之而與乃無定理以拘之此所謂微而明矣微者隱幽而察末知幾而見先洞達物理明微玄情而有以探于未形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性之虛也有以納天下之至變形之無也有以敵天下之至大澹足萬物不以為有充塞四海不以為盈其樸雖小而天下莫能臣萬物歸之而不為其主此道之柔弱孰可勝焉任道者寧不卑以自處和而自弱不盈以待已常謙以奉人有功而不有有能而不恃不爭焉而天下以為先不矜

焉而天下以為能此仕道之柔弱亦不可勝矣反以大而屈小高而辱卑求為剛強以勝柔弱此蓋不知道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伏藏深渺以潛其形則活其身

至于明露則禍患來矣二十五聖人體道以御世

存神以化人遠微明之理以應當時之務

示幾先之權而涉事為之錯變化馳于不

可名利用藏于不可測民日遷善不知其

然世日躋治不見其迹此蓋利器不示於

人故能如此苟機露于當時言宣于民世

告以法度之由諭以致治之意非所以為

利器也聖人恥之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以虛靜為體以變通為用其體虛靜欲至

無于冥冥收大寂于冥冥則疾徐應對一

于自然而未嘗有為其用變通涉天下而

非此不行合萬變而非此不立周旋動容

闕此則乖之應曲當無此則亂以至洪纖

短長高下曲直未有不由乎此也此無不

為矣無為也酬酢萬化之上運乎六合之

中寔有為矣無不為也較舞以神不見其

跡動止以化不知其用寔無為矣此道無

在無不在之理也侯王守此以御天下無

言也而命令宣于四海無動也而教化彰

于天下乃無為而無不為矣自非體道何

以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人性受沖和之始東純粹之初天真保于

其中靈源全于其內則所謂抱樸之時及

逐情而真散隨景而靈亡耽嗜慾以適非

樂紛華而捨本乃離性失樸矣苟有以救

之則反焉是猶天下成化之時其化久成

民將散矣始于自然終于有作醇以生疵

和而適偽天下之風將以移焉何以反之

莫非鎮以無名之樸則真性將復然而聖

人抱樸必將以虞已非所以救人至于天

下欲作之時則情偽已生變態已出天真將滅大樸將廢然後鎮之豈吾所欲哉無若靜以自正而求正物為大道起自無名為天地之始至于用無名之樸以鎮天下之欲則道乃終矣此太上所以著道經而至此為末

道樸真經解卷中